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韓湘子全傳 第二十五回 呂純陽崔家托夢 張二媽韓府求親

世事紛如夢，黃粱夢未醒。
有夢還歸夢，有因夢不成。
有無俱屬夢，春夢一番新。

話說洞賓三個出了韓家門去，一路上沉吟不決。湘子道：「師父，師兄，我孀娘既不回心，不如我們繳了金旨，再作道理。」彩和道：「師弟差矣！玉帝著俺三人同來度脫他們超凡入聖，他們不肯回心，只合另作計較去點化他。倘若繳旨之時，玉帝震怒，不當穩便。」洞賓道：「我在雲頭觀見長安城內尚書崔群之子崔世存，先娶胡侍郎女兒為妻室，近日亡逝，將欲再娶，不免托一夢與崔尚書，叫他去求林蘆英與世存續弦。竇氏必定不允，待崔尚書怒奏朝廷，削除他的俸祿，逐回原籍居住。我和你去吩咐東海龍王，著他興風作浪，漂沒了韓氏的房屋、田產，使竇氏母子、婆媳拍手成空，那時才好下手度他。」湘子道：「師父之言極妙，就煩師父前往崔家托夢，藍師往終南山回覆鍾師父，韓湘自往東海龍王處走一遭便了。」當下三仙分頭去訖，話不絮煩。

已說尚書崔群，果然夜間得其一夢，醒來便對夫人說道：「半夜時分，我夢見一位神仙，青巾黃服，肩負寶劍一口，自稱是兩口先生，說孩兒世存該娶林尚書女兒蘆英為續弦媳婦。我想林圭家中再無以次女兒，止有一個大女兒叫做蘆英小姐，昔年嫁與韓退之的姪兒韓湘。雖是韓湘棄家修行，一向不曾回來，韓退之死在潮陽任所，那蘆英恰是有夫婦人，我這樣人家怎麼好娶一個再醮婦人做媳婦？況且韓退之是我舊同僚，我今日去娶他的寡婦，也覺得體面不像，惹人談論。」夫人道：「相公差矣！神仙來托夢與相公，一定這蘆英該是孩兒的姻緣。一向我聞得人說：韓家雖娶蘆英過門，那韓湘子與他同牀不同枕，同席不同衾，蘆英還是未破身的處子，那裡是再醮婦人？若得娶過門來，正是一段好姻緣，有何人敢在後邊談論？」崔尚書聽見夫人這般說話，便叫當值的去喚一個官媒婆來，吩咐他去韓、林二家議親。

當值的果然去叫一個媒婆。這媒婆姓張，排行第二，住在忠清巷裡，人人都叫他做張二媽，一生慣會做媒說合，利口如刀，哄騙得男家上釣，不怕女家脫鉤，趁勢兒遇著那不修帷箔的人家，他就挨身勾引，做個馬不六，故此家家認得他，真個是開口賽隨何，搖唇欺陸賈。這張二媽跟了當值的來到崔府中，恰好崔尚書入朝不在，便直到內房參見夫人，說道：「今日已牌時分，黃御史老爺要下盒到郭附馬府裡，小媒婆好不忙得緊，不知夫人呼喚有何事故？」崔夫人道：「我要你做頭媒。」張二媽道：「別的媒小媒婆都做得，若是老爺要娶小奶奶，如今時年熟得緊，賣小母豬的極少，媒婆恰是沒尋人處。」夫人笑道：「這婆子倒會說幾句話。不是老爺要討小阿媽，是我公子斷了弦，要娶一個門當戶對人家的女兒來續弦。」張二媽道：「這個有，這個有。京兆尹柳公綽老爺有一位小姐，生得如花似玉；戶部尚書李鄴，有二位小姐，大的十八歲，小的十六歲，無樣的俏麗標緻；戶部侍郎皇甫鏞也有一個小姐，年紀只得十四歲，諸色事務俱曉得；史館修撰李翱的小姐是十九歲，寫得一筆好字，彈得一手好琴，一向選擇女婿，不曾有中得他意的，故此不曾吃茶。若是說公子續弦，他一定肯的，婆子就去說了，來回覆夫人。」崔夫人道：「這幾家都不要去說。」張二媽道：「這幾家正與夫人門廝當，戶廝對的，不要去說，叫婆子那裡去做媒？」崔夫人道：「我老爺夜裡夢見一個神仙，說韓尚書的姪兒媳婦，原是林尚書的蘆英小姐，天緣該與我公子續弦，故此要你去見林學士說一聲，再去見韓夫人說一個下落，我就行禮到韓家去，即日要娶他過門。」張二媽笑道：「夫人，這話說得蹊蹺古怪，那蘆英小姐原是婆子攙扶過韓府中的，他是有丈夫的二婚頭，又是尚書的媳婦，如何一時肯改嫁？婆子去說也是話柄了。」崔夫人道：「我豈不曉得林小姐是有丈夫的，但是神仙夢中吩咐如此如此，一定一說就成。況韓尚書死已多時，韓湘子棄家不理，我老爺的勢要，誰敢下從？」張二媽道：「夫人雖故如此說，那韓夫人極是個執板偏拗的人，婆子怎敢到他跟前道個不字，討他的沒趣吃。」崔夫人聽了張二媽的言語，便大怒道：「這老豬狗，著實可惡！你怕韓夫人，不怕我。我已把你送到兵馬司墩鎖在那裡，另叫別人去做媒，待說成了親事，用二百斤重枷，枷號你一個月，看你怕我不怕我！」只這幾句話，唬得張二媽目瞪口呆，眼淚汪汪的求告崔夫人道：「夫人，不消發惱，婆子就去，婆子就去。」崔夫人道：「既如此，且饒你這一次，快快去說了，回來復我。」有詩為證：

囑咐官媒去說親，料應此事必然成。
若是洞房花燭夜，始信神仙不誤人。

張二媽別了崔夫人，一路上沒做理會，只得心問口，口問心，自家計較道：「我如今先去見林老爺討個示下，再去見韓夫人。若是林老爺肯應允，不怕韓夫人不從了。」計較停當，一逕望林府中走去。不料對面走一個媒婆來，叫做江五媽，原是陳家的小阿媽，陳家討了三四年，不見有孕，陳奶奶陪了嫁資，白白地把他嫁與江賣婆做媳婦。江賣婆見他人物出眾，言語伶俐，就帶了他出來各鄉士大夫走走，因此上也學做媒婆。這一口，劈頭撞見張二媽指手畫腳的自計較，就曉得他尋一頭媒婆去做了，偏不撞破他，打從人家房廊下走了去，回身跟著張二媽一步步的走。張二媽又走了八九家門面，忽地拍拍手道：「我差了，我差了！這幾時聽見說小賣婆江五嫂常常在韓府中走動，我不如去尋了他同去說，還有幾分穩當，怎的到忘記了這個色頭。」江五嫂聽見他這說話，便趕上前，把手蒙了張二媽的眼睛，道：「媽媽何往？」張二媽扭頭捏腦說道：「你是那個？」江五嫂道：「我是李三官。」張二媽道：「小鴨黃兒，怎的來取笑我？」江五嫂放了手笑道：「媽媽，你認認李三官看。」張二媽回頭看見是江五嫂，便道：「五嫂，你也來取笑，我正有一事和你計較，你卻來得正好。」江五嫂道：「媽媽是老把勢，那個不讓你的？我是雛兒，有怎麼好計較？」張二媽道：「這個倒也不然，我是過時的人，說也不強，道也不好；五嫂正是時人兒，我還要靠你吃飯哩。」江五嫂道：「媽媽不要奚落人，凡事帶挈一帶挈，就是媽媽盛情了。」張二媽笑道：「人生得波俏，說的話更十分波俏，豈不是我見猶憐，何況老奴！」江五嫂道：「媽媽放尊重些，不要惹人笑話。」

當下，張二媽扯了江五嫂到一條撒尿巷內，布著耳朵說話。看官，且說明明一條大街，并井幾條小巷，怎麼這條巷偏生叫做撒尿巷？蓋為大街上人千人萬的往來，那小小巷兒往來的人少，只有那小便急的才抽身到那巷內解一解，以此上叫做撒尿巷。張二媽雖故老成，江五嫂卻是後生人物，怎的不到別處說話，卻揀這不斯文的所在立了說話？只為張二媽吃了崔夫人一場沒意思，恐怕別人聽見不像模樣，沒人知重他，故此扯江五嫂在這裡悄悄他說。這正是：

隔牆須有耳，窗外豈無人。
若要明明說，恐驚天上人。

那張二媽與江五嫂說了半日，江五嫂道：「這件事只怕成不得，去說也是枉然。」張二媽道：「老身全仗五嫂作成，寧可媒錢四六分，分五嫂多得些就是。」當下，張二媽與江五嫂兩個，一逕來到林尚書府裡，恰好林尚書在廳階上看花，見了便問道：「你兩個來我這裡做恁？」張二媽道：「老爺在上，婆子說也好笑。」林尚書道：「有怎麼好笑？」江五嫂道：「崔尚書老爺著我們兩個來老爺府上求親。」林尚書道：「真也好笑，我一位公子，是五嫂做媒娶了媳婦；一位小姐，是二媽攙扶了嫁與韓尚書姪兒，再無以次人丁，又不曾有孫男、孫女，叫你們來與那一個議親？」張二媽道：「正是這般好笑。」林尚書道：「你們既曉得，只該就回覆他，怎麼又來說？」江五嫂道：「笑便好笑，蒼蠅不叮沒縫的鴨子，說出來恰也有些根因，以此上只得同張二媽來見老爺。」林尚書道：「你且說有那一件根因？」江五嫂、張二媽齊聲說道：「崔公子原娶的是胡侍郎小姐，近日胡小姐去世，崔老爺要替公子續弦。還不曾說出，忽地裡夢見一位神仙，青巾黃袍，背負寶劍，自稱兩口先生，對崔老爺說：『老爺的蘆英小姐該是他的續弦媳婦。』崔老爺醒來對崔夫人說：『蘆英小姐先年嫁了韓退之的姪兒，是有丈夫的，為何我做這般一個夢？若此夢不真，不該這般明白得緊；若此夢果真，難道神仙不曉得過去的事？』崔夫人說：『韓公子一向與蘆英小姐同牀不同枕，同席不同衾，小姐還是黃

花女兒。韓公子又丟了他去修行，多年不回來，小姐只當守寡一般，如此青春，終非結果。」是以叫婆子們來求老爺，他議的親就是這位小姐。」林尚書聽見這話，木呆了半晌，道：「雖然韓老爺棄世，公子一向不回來，還有韓夫人在堂，我也做不得主。你只管去見韓夫人，他若肯時，我一定遵崔老爺的命了。」江五嫂得了這話，便道：「小姐在韓家一日，老爺要記念一日，若是嫁了崔公子，老爺也得放下一條肚腸。這件事雖故是韓夫人在堂，他不過是女流之輩，還須老爺做主，攬掇一聲，強如婆子們說十聲。」林尚書道：「嫁了的女兒，賣了的田，怎麼還由得我做主？你們且去說看，我若見時，一定攬掇。」張二媽道：「我們就到韓家去，改日來見夫人罷。」林尚書道：「韓夫人若有口風應允，你們見我夫人也不遲。」

張二媽、江五嫂歡天喜地一逕走出門，便往韓退之府中去。兩個人說說道道，轉灣抹角，走不多時，恰到韓家門首，望裡面就走。韓家管門的老廖問道：「張二媽，怎麼風吹得你到我府裡來？」張二媽道：「特地來做媒。」管門的道：「張二媽想是風了，府中有那個要說親，你們走來做媒？」張二媽道：「我不風，你家親娘沒有親老公。」管門的問道：「二媽說話一發呆了，我家大親娘是大公子的對頭，怎的說沒有親老公？」張二媽道：「對頭雖然有，恰是孤眠獨宿，枕冷衾寒在那裡。」管門的道：「這是大公子丟了他去修行，難道好重婚再醮不成？不要說我小姐，你這婆子忒不曉得世事。」張二媽道：「你休多管，我見老夫人自有話說。」一直往裡面逕走，江五嫂拽住張二媽，悄悄說道：「進門來就是這個醋炭，我們不要說罷。」張二媽搖搖頭說道：「若要利市，先說遁時，那裡做得隔夜憂？」江五嫂只得跟著張二媽去見韓夫人。

恰好韓夫人和蘆英小姐坐在那裡下別棋，管不得挨駝頂擦，說不得死活高低，兩下裡不過遣興陶情而已。張二媽、江五嫂近前嘶叫，禮畢，韓夫人便道：「二媽貴人，今日甚風吹來，踏著賤地？」張二媽道：「夫人休要取笑，老身這邊那邊不得脫身，心中雖故常常記掛，只是不得工夫來候老夫人。今日趁這一刻空閒，特和江五嫂來走走，老夫人又嘲笑我，教老身無容身之地了。」韓夫人道：「二媽不要說乖話，你是無事不登三寶殿的人，怎肯今日白白的來看我？」江五嫂笑了一聲，說道：「老夫人真是個活神仙，二媽原有句要緊說話，要對夫人說，因此上拉了婆子回來。」韓夫人道：「我說的果然不差，但憑二媽見教就是。」張二媽道：「我兩人特來與夫人賀喜。」韓夫人道：「自從老爺過了世，家中無限的冷落，有怎麼喜可賀？」江五嫂道：「我們是喜蟲兒，若沒喜，再不來的。借大一個府中，那一日沒有紅鸞天喜照著，怎的說那沒喜的話？」韓夫人道：「鶉鴿子只望旺處飛，你兩個今日來我這裡，是鶉鴿錯飛了。」江五嫂道：「老夫人曉得鶉鴿子口中說些怎麼？」韓夫人道：「我不是公冶長能辨鳥語，又不是葛介盧識得驢鳴，那裡曉得鶉鴿的說話？」江五嫂道：「鶉鴿口口聲聲說道：『哈打骨都，哈打骨都。』」韓夫人笑道：「五嫂說話越發波俏了。」

張二媽又夾七夾八說了一回，笑了一回，才放下臉兒對韓夫人說道：「婆子在府中走動多年，原不敢說一句閒話，夫人是曉得婆子的，今日領了崔尚書老爺崔夫人嚴命，沒奈何來見夫人。」韓夫人道：「崔家有怎麼說話？」張二媽道：「著婆子來議親。」韓夫人笑道：「老身到要嫁人，只是沒人肯討我。」張二媽拍拍手道：「前日有一個一百二十歲的黃花小官，要在城中娶一個同年的黃花女兒，說十分沒有我同年的，便是六七十歲的女兒也罷。據夫人這般說，婆子先做了這頭媒。」江五嫂嘻嘻的說道：「正經話不說，只在夫人跟前油嘴。」張二媽道：「是婆子得罪了。崔公子近日斷了弦，許多尚書、侍郎的小姐都在那裡議親。崔老爺約定明日竭誠去卜一卜，然後定那一家，不想夜裡夢見一位神仙說，林小姐是他公子的繼室，著婆子去林府中求親。林尚書並無以次小姐，算來只有蘆英小姐青年守寡，沒有結局，少不得要嫁人，故此著婆子來見夫人。」韓夫人道：「你們曾見林老爺麼？」張二媽道：「見過了林老爺，才敢來見夫人。」韓夫人道：「林老爺怎麼樣說？」張二媽道：「林老爺說：『這話極有理，我就去見韓夫人攬掇成事。』」韓夫人聽了這活，霎時間紫漲了面皮，罵道：「江家小淫婦不知世事不必說了，你這老豬狗，老淫婦，在我府中走動多年，我十分抬舉著你，怎敢欺我老爺死了，就說出這般傷風敗俗的話！我這樣人家，可有再醮的媳婦麼？就是林老爺也枉做了一世的官，全不顧綱常倫理，一味頭只曉得奉承人。你思量看看，你女兒嫁了一家，又嫁得一家麼？」千淫婦，萬淫婦，罵得張二媽、江五嫂兩個臉紅了又白，白了又紅，開了上唇，合不得下唇。

韓夫人罵聲未已，只見蘆英又近前道：「你這個兩個忒不是人，我夫人怎麼樣看待你們，你們一些好歹也不得知，只怕那有官勢有錢財的，略不思量思量天理人心兩個字，也虧了你們叫做人！」又道：「婆婆不消發惱，公公在日，凡事順理行將去，尚然被人欺侮。那崔群罔法專權，倚官托勢，欺壓同僚，強圖婚姻，難道天不報應不成？」韓夫人道：「今日本該把你這婆子打一頓，送到林府中羞辱他一場，只是沒了林老爺的體面，我且饒你這一次，再不許假傳他人的說話來哄我了。」那張二媽、江五嫂羞慚滿面，舉步難移，只得忍恥包羞，出門去了。

張二媽便拉著江五嫂回到崔府中回話，江五嫂再三不肯，中途分路而去，張二媽只得獨自一個到崔家去。不料崔尚書與夫人兩個專等張二媽的回覆，一見張二媽走到，便問道：「親事若何？」張二媽睜開兩眼，豎起雙眉，惡狠狠的答道：「沒來由，沒要緊，教婆子去吃這許多沒意思，受這許多搶白氣，還要問若何若何！」崔尚書道：「你這婆子說話大是可惡，怪不得夫人前日要難為你。你既來回覆我，一句正經話也不說起，只把這胡言亂語來搪塞我。我且問你，你幾時去見林老爺、韓夫人的？他們怎的樣說話回你來，你做出這般不快活的模樣？」張二媽方才定氣低聲說道：「婆子去見林老爺，林老爺滿口應承，並無阻擋；只是韓夫人罵婆子許多不必說，把老爺、公子都罵得不成人。說崔公子要娶蘆英小姐續弦，真叫做癩蝦蟆躲在陰溝洞裡，指望天鵝肉吃。他還說要奏過官裡，把老爺也貶出遠郡為民，不得還鄉，才消他這口氣哩。」崔尚書怒道：「朝中唯我獨尊，那一個官員敢違拗我的說話？他不過是韓愈的妻子，怎敢說這樣大話！他既要奏我，待我明日先奏過朝廷，削除了他的月俸，趕逐他回原籍；再吩咐地方官兒誣捏他幾件不公不法的事情，抄沒了他的家私、田產，使他婆媳兩個有路難走，有國難投，方顯得我威權勢力。這正是一不做二不休，先下手為強，後下手為殃。」崔夫人道：「韓夫人雖然不是，從古來說：『寄物則少，寄言則多。』凡事有自聽為真，豈可偏聽媒婆之言，傷了同僚意氣。」崔尚書道：「韓愈也是個只知有己，不知有人，是一個矜目不分的人，故此夫人也不識時務，這話句句是有的，怎麼教我忍耐得？」崔夫人道：「我兒子一世沒老婆，也討一個在先了，何必定要討林蘆英做媳婦？張二媽，你且去罷。」崔尚書道：「我明日不奏逐他，也不姓崔了！」有詩為證：

一封文表奏重瞳，見說韓門造業洪。
做成鸞鳳青絲網，織就鴛鴦碧玉籠。
畢竟不知後來若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